

抚简怀人

抚简怀人

人文影书踪人

主编 李 辉

袁 鹰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人踪书影文丛

主编 李 辉

抚简怀人

袁 鹰 著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抚简怀人/袁鹰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 2
(人踪书影文丛/李辉主编)

ISBN 7-216-03848-7

I. 抚…

II. 袁…

III. 书信集—中国—当代

IV. 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7144 号

人踪书影文丛

抚简怀人

袁 鹰 著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印刷: 湖北恒吉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 159 千字

经销: 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 7.125

版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数: 1—5 000

印次: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2.00 元

书号: ISBN 7-216-03848-7/I · 334

本社网址: <http://www.hbpp.com.cn>

《人踪书影文丛》总序

李 辉

每个人都在人生旅途中走着。身影远去，留下一道道踪迹，或深或浅，汇聚一起，就是一本大书。人们常爱说：阅读人生。不错，当一个个人物的印象被描述下来时，那些远去的踪迹就成了我们了解历史、体味人生的最好对象。

书和人一样。一本又一本书诞生的过程，一个又一个有心人寻访书的故事，本来就是人的生活过程。书影与人的踪迹一样，总是留给我们无限的兴趣，正因为如此，不少人为此津津乐道甚至迷恋其中，从而体验到别样的愉悦。

好多年前，我为《中国青年报》的副刊写过一个专栏，名曰：人地书。当时我写了这么一句题记：“文学大世界，无非人地书。”后来还将自己第一本读书随笔集起名为《人地书》。现在想来，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表述，概括得过于宽泛。其实，这四个字也许更好——人踪书影。人在行走，书也在行走，地点不断变化，踪影叠现，串联一起，便是生活。

因此，我愿意用“人踪书影”作为本套文丛的名称。虽不精彩，窃以为能较为贴切而具体地体现本套文丛的特点。不同的作者，以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笔调写不同的人和书，那些远远近近的人踪书影，便会在读书人面前呈现一个多样的世界。

忽然发现，“人踪书影”与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萍踪侠影》书名颇为相似。不同的是，《萍踪侠影》是完全虚幻的世界，“人踪书影”的作者们为我们提供的则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人，真实的故事。一个个历史人物的悲欢离合，一次次作者感受中的酸甜苦辣，一本本书的里里外外，将有力地把我们与历史、与现实拉得更近，更近。

2003.10.14，北京

抚简
怀人
自序

五

十余年编辑生涯,又厕身文坛一隅,有幸结识多位前辈长者与同代英才,春风化雨,获益良多。

由于工作机缘,得以先亲手泽,鱼雁往还,多承垂爱。或感怀时事,评点文坛;或遥想当年,追思旧友;或通信息,或议诗文。纸短情长,何用千言万语;片楮只字,自有心意绵绵。尝谓生平乐事,莫过于此。

韶光逝水,鬓发凝霜,回首来路,不禁悲欣交集。检点珍藏信札,不少作书人已先后作古,驾鹤西行,音容笑貌,长留尘世。凭窗遐想,历历往事依稀;抚简摩挲,恍见故人风致。感受先贤典范,自可赏心益智;浏览书家墨迹,亦足游目骋怀。未敢自专,因先选出七十余封,编印成册,供诸同好,草草小文,只为书简略作说明,兼致缅怀之忧,未知能博得读者诸君兴趣否也。

作者

2003年深秋



1 自序

1 董老改诗

6 大文豪与红领巾

12 五十五年前的短简

16 一丝不苟

21 “小意见”，大道理

25 胡愈老二三事

34 元帅行吟

40 冰心与《人民日报》

47 写真情说真话才是好散文

52 “无士则如何”

57 润物细无声

66 永恒的母爱

71 说长道短是天职

77 《赛金花》的是非曲直

82 报纸的小事不能马虎

88 岗位和事业是两码事

92 度尽劫波，相逢一笑

100 为“幕后英雄”立传

104 将军本色是诗人

112 千红万紫报春光

116 遥望大江截流处

120 羽书飞到“孤岛”



- 125 两间正气最多情
129 他的一生就是一首长诗
134 风雨诗心
140 逆耳之言与违心之论
144 神州齐听九皋鸣
148 将军与屯垦军官
152 寄向金陵的怀念
156 “孤岛”情怀
161 夏日忆柯灵
165 翠湖咫尺
169 诗人胡乔木
174 “南乔”也是诗人
179 荒煤与《阿诗玛》及杨丽坤
187 为新世纪呐喊的人
191 荒煤说夏公
195 上天入地散文情
204 如果先生重到梅雨潭
208 临风玉树人何在
213 笔未狂时我已狂



董老改诗

~~董老改诗~~

人民日报编辑部：

人民日报 1959年3月29日第8版 登载了我的两首诗，这两首诗在桂林吃饭时向同游汤翔的同志们口述过，没有写稿，后来录稿时有很大的修改，特别第二首五言律失韵和其他的幾個韵不在同一韵部，为了为这一韵把其他的韵都改了，我现在把未存的稿抄一份给你们存查，你们很容易看出登出的诗和未存稿有如此大的不同啊！我並不要求你们照未存稿更心，那太费事，你报来的篇幅太大，不过第二首五律第五句“船下談無得”的談字原是端字，必須更心一下，不改就不对了，請斟酌为盼！此致敬礼！

董必武 三月廿九日晚

附未存稿一首 請 察收！



欣逢中国共产党八十周年华诞，缅怀那些早已离我们远行的老一辈革命家们在风雨如磐的长夜里披荆斩棘建党建军、领导中国人民闹革命，终于推倒三座大山、彻底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盖世功勋，有如巍巍山岳，浩浩江河。心绪如潮，不知从何说起，只得先讲点个人经历的小事。

我这个普通党员，由于在党报当编辑的机缘，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有机会拜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叶剑英、陈毅、谢觉哉等等革命前辈的手稿，实在是一种特殊的幸运。他们的诗词书简，从不用打字稿、秘书抄录或复印件，一律都是亲笔手书，直接寄到编辑部，很少寄给个人，将自己看作同普通投稿者一样，毫无特殊之处。这一点，尤其使我们这些每天接触上百件来稿的人感动，每当从收发室分送来的成堆稿件中发现一位元帅或者老革命前辈的手迹，总使我们得到意外的惊喜。

董必武老人参加过党的“一大”上海和嘉兴南湖盛会，建国后一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德高望重，举世景仰。他在公余之暇，或在外地视察工作有机会留连山水时，常常即兴挥毫，抒情言志。他擅长五言律诗，有很深的造诣。毛泽东主席曾对陈毅元帅说过：“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可见推崇之高。

这里，先向读者介绍董老两首早年作品。一首是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平江惨案”，杀害新四军第一支队在湖南平江县嘉义镇留守人员及家属10人，董老愤怒地写下《挽嘉义新四军通讯处涂罗七烈士遇害》四首。悲愤苍凉，使人热血贲张。第一首为：

荐食惊蛇豕，同肩国步艰。

束枝犹惧折，分派竟相残。



法立玄为妙，冤沉碧不寒。

遥知嘉义镇，鬼夜哭云端。

另一首作于1947年9月解放战争转入全面反攻连连取得胜利的时刻，以喜悦豪放心情写《中秋望月》一首：

秋月光如水，今宵分外明。

太清云不滓，永夜露无声。

仰望莫能即，徘徊有所萦。

南征诸将士，对此若为情？

1959年3月29日，《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董老游阳朔诗二首：

漓江春水绿悠悠，细雨昙天结伴游。

两岸奇山看不尽，碧莲峰下泊行舟。

冒雨去阳朔，难逢此胜缘。

几程漓水曲，万点桂山尖。

船下谈无碍，车回路不偏。

地方再跃进，好景更增妍。

诗发表的当天晚上，董老给我们寄来一封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人民日报1959年3月29日第8版登载了我的两首诗。



这两首诗在桂林吃饭时向同游阳朔的同志们口述过,没有留稿。后来录稿时有很大的修改,特别第二首五言律“尖”韵和其他的几个韵不在同一韵部。为了留这一韵,把其他的韵都改了。我现在把录存的稿抄一份给你们存查,你们很容易看出登出的诗和录存稿有如何大的不同啊!我并不要求你们照录存稿更正,那太费事,吾报纸的篇幅太大。不过第二首五律中第五句“船下谗无碍”的“谗”字,原是“湍”字,必须更正一下,不改就不成句了。请斟酌为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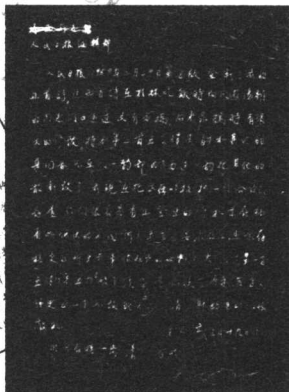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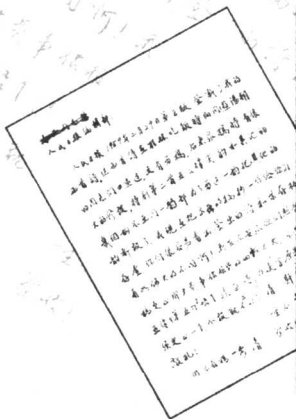
此致

敬礼!

董必武

三月廿九日晚

附录存稿一纸,请 察收!





董老对自己的诗作要求严格，倚声用韵，完全按照旧体诗的规定，不越雷池一步。他对“万点桂山尖”这一句有偏爱，为了保留一个“尖”字（在较仄的十四盐韵），宁可换了其余三个字（在较宽的一先韵）。此句本出于杜甫“两行秦树直，万点蜀山尖”。（《送张二十参军赴蜀州因呈杨五侍御》）一个“尖”字，突出蜀山峥嵘突兀的气势。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10月出版《董必武诗选》时，作者在此诗下自注“‘万点蜀山尖’系少陵名句，吾易蜀为桂，描写桂林山景似更恰当也”。改后的全诗是：

冒雨去阳朔，沿途异景瞻。
几程滴水曲，万点桂山尖。
船下湍无碍，车回路不沾。
地方在跃进，胜迹更时添。

董老虚怀若谷，平等待人，体现了老一辈领导人的风格。他并不要求照改稿更正，说“那太费事，占报纸的篇幅太大”。其实这首诗不过五言八句，在版面上占的篇幅很小，而且我们也极希望再发表一次，一点也不费事。至于“湍”字误为“谈”字，是编校工作中的过错，董老并不见责，只希望更正一下，“不改就不成句了”。我们在歉疚之余，就遵照老人意愿，没有重登改稿，只在4月4日版面上发了个简单的更正。

这封信的上款“人民日报编辑部”之前，原有“冷西同志转”五个字，后又涂去。可能董老认为这只是个人改正诗稿的小事，不必麻烦总编辑吴冷西，就直接寄到编辑部来了。



大文豪与红领巾

两个月前，在广州，看见[？]玉兰花，
两个月后，在北京，又看见玉兰开花。
“玉兰花呀”，我说，“你走得真好慢哪！
费了两个月工夫，你才走到了京华。”

路边的玉兰花，含着笑，回答我的话：
“同志，你可不知道，我还走得满洒脱。
我还走过了长江大桥，走过了三门峡，
我们一路走，一路笑，一路带着鲜花。”

“是啊，是啊！”满山的红杏露出了银牙：
“玉兰妹说的对，是真的，一点也不虚夸。
我们向东时西，从南时北，走遍了天下。
我们起东风，亲手送到了，城乡的每户人家。”

我今天^见得^见来到了大望子和城高楼下，
看了北京的玉兰开花，北京的红杏开花。
多谢你们呀，红杏和玉兰，东风的使者！
我要给^{到此新听到}春天的喇叭

是^是个^个孩子

一九六二·四·八。

郭沫若《玉兰
与红杏》一诗手迹



郭沫若这位举世闻名的大文豪、大学者、老诗人，同新中国年幼一代少先队员有特殊的感情。

建国以后，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一首队歌的歌词，便出自郭沫若之手（马思聪作曲）。50年前的少先队员们，一唱起“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是新少年的先锋……”立刻便会热血沸腾，激情高涨，充满了新中国小主人的自豪感。20世纪50年代起，郭老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又是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政务繁忙，经常参加会议、出国访问，仍然写了不少政论和诗歌，遇有机会，也不忘给少年儿童写诗。

去年11月郭老诞辰100周年时，偶然翻到郭老给少先队员的《玉兰和红杏》一诗手稿，作于40年前的1962年4月：

两个月前，在广州，看见了玉兰开花；
两个月后，在北京，又看见玉兰开花。
“玉兰花呀，”我说，“你走得真好慢哪！
费了两个月工夫，你才走到了京华。”

满树的玉兰花，含着笑，回答我的话：
“同志，你可不知道，我们走得多潇洒。
我们走过了长江大桥，走过了三门峡，
我们一路走，一路笑，一路散着鲜花。”

“是呀，是呀！”满山的红杏都露出了银牙：
“玉兰姊说的话，当真的，一点也不虚假。
我们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走遍了天下。”



两个月前，生个男娃，喜得玉兰开花，
两个丫头，生个男娃，喜得玉兰开花。
“玉兰开花”我说：“你记得真清楚哪！”
过了两个月工夫，你才来到丁家湾。

玉兰的玉兰花全开了，白得真好看：
“玉兰，你可不知道，玉兰是开得满山，
开得满山；开得满山，开得满山；开得满山，
开得满山，开得满山，开得满山。”

“玉兰，玉兰！”玉兰的枝条长得真好看：
“玉兰枝条长得真好看，玉兰枝条长得真好看，
玉兰枝条长得真好看，玉兰枝条长得真好看，
玉兰枝条长得真好看，玉兰枝条长得真好看。”

玉兰枝条长得真好看，玉兰枝条长得真好看，
玉兰枝条长得真好看，玉兰枝条长得真好看，
玉兰枝条长得真好看，玉兰枝条长得真好看，
玉兰枝条长得真好看，玉兰枝条长得真好看。

我们把东风，亲手送到了，
城乡的每户人家。”

今天我偶然来到了大觉寺
和妙高峰下，

看见了北京的玉兰开花，北
京的红杏开花。

“多谢你们呀，红杏和玉兰，
东风的使者！”

我虽然是个聋子，到处都听
到春天的喇叭。”

诗寄来没有几天，郭老又来了一封信：

人民日报文艺组：

日前送上《玉兰和红杏》一
诗，如准备刊出，请加一小序在
前面。序如下。

郭沫若 四、十五

在大觉寺的玉兰花下，遇着
一群红领巾。他们围上来，向我
说：“郭伯伯，你写首诗吧！”我便
口占了这首诗的开头四行。继又
往妙高峰看红杏，在林学院又遇
到很多在那儿实习的同学，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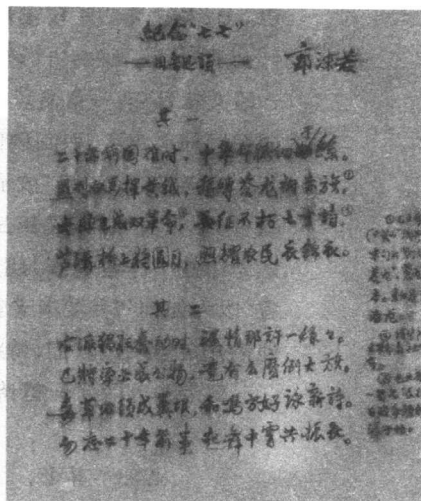
入成行，又为诗：
玉兰和红杏，开得真好看，
玉兰和红杏，开得真好看，
玉兰和红杏，开得真好看，
玉兰和红杏，开得真好看。



四十七中的同学们也有不少
人赶来了。有的老师也赶来
了。他们的欢笑声，比满山
的红杏还要笑得响亮。归途，
把这诗补足成了十六行，献
给那群红领巾小友和林学
院、四十七中的师友们。

郭老这首诗和序都写得很有感情，
诗意浓郁，对后辈人的情意溢于言表。
我忽然又想起这首诗发表四年之前的
一个小故事：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
由新民歌的兴起突然兴起“全民写诗”
的浪潮。那时最活跃的可能是各地城
乡的中小學生。学校办墙报，老师布置
作业，市、县、乡各级主管部门还要限期
报数字，规定指标，搞竞赛，造声势，孩
子们最听话，当然无人不写了。

1958年4月18日，副刊上发了一
组《孩子的诗》，来自河北怀来县枣林公
社。那年正好有一批作家和作协工作
人员下放在怀来，文风所及，也播下了
诗文种子。这组《孩子的诗》中，确实也
有些好诗。例如工农中学学生王世牡
写的：“小小斧头一斤半，砸起石头响连





天，斧头虽小力量大，万把斧头砸碎山。”又如孟窑小学学生李芳写的：“远看孟窑红一片，村里出现红石山，过路行人都来瞧，原来是红枣堆成山。”列在这组诗的第一首作为“代序”的出自工农中学一年级刘玉花之手，题目叫《小作者》：“别看作者小，诗歌可不少，一心超过杜甫诗，快马加鞭赶郭老。”

发表这组诗时，我在“编后小语”的最后写了这么几句：“后生可爱。他们是会超过我们这一代诗人的。不知郭老和其他的诗人们以为如何？”用意无非是让郭老和诗人们、读者们为孩子们畅想莞尔一笑。我们副刊编辑夏景凡平时同郭老的秘书王廷芳同志联系较多，副刊同郭老的“热线”大都由老夏负责。他说：“我跟王秘书打个电话，问问郭老看了有什么反应。”王秘书告诉他：“郭老看了很高兴，写了一段文章，还有一首诗。”老夏放下电话，立即骑车奔向西四郭老寓所，取回稿件，第二天就见了报。

郭老在这篇《读“孩子的诗”》文中，提到刘玉花的《小作者》：“特别是第三句，气魄可真不小。编者认为这些小作者是会‘超过我们这一代诗人的’，问我‘以为如何’？我要老老实实在地回答：我完全同意。他们一定会超过我们，特别是超过我。”

郭老为此写了一首诗答复那位小作者：

老郭不算老，
诗多好的少。